

文藝宣傳材料

藏

(一)

1953.12.

瀋陽市人民政府文化局 編印
瀋陽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目

錄



誰是英雄(山東快書).....丁笑風(一)	保證質量(數來寶).....(二)	增產節約(相聲).....郝 草(二六)	磅計劃(小演唱).....李 人(三)	唱節約(快板).....白鶴鳴(三)
-----------------------	-------------------	----------------------	---------------------	--------------------

誰是英雄

(山東快書)

丁笑風

唱：表的是五月裡的一天早晨八點鐘，

由山坡路上走來一位榮譽軍人高萬成。

老高原籍是山東省，

濟南市郊高家村裡有門庭。

看年紀不過二十六七歲，

中等的身材大眼睛，

生就的兩道重眉毛，

高高的鼻梁臉膛紅，

雄壯的身板寬肩膀，

渾身上下一身青。

頭上帶了一頂大草帽兒，

走起道來快如風，

手裡拿着一封介紹信，

一溜煙兒地奔正東。

不大會來到一所新工地，

他邁步走進一個木板棚，

把信交給了馮班長，

馮班長看完信同他握手表示歡迎！

從這天老高正式把活幹，

轉眼的工夫就是七天整。

這七天的日子雖然短，

老高可發現這個班裡的事兩宗：

頭一件就是班長的脾氣壞，

動不動的就瞪眼睛。

誰要在活上出點差，

他一吵就是半點鐘，

吵吵完了他就走，

咋對咋錯也弄不清。

再就是班裡有個小楊和小趙，

吊兒郎當幹活鬆，

小趙好發牢騷講怪話，

小楊專門在抬槓的事上去練工。

本來他倆都是年青的棒小夥，

白：可是一到幹活呀，

唱：活像老牛拉車一點一點去「顧擁」！

老高爲了幫助他倆個別談過話，

白：小楊說的好，

唱：我拿一天的錢就做一天的工，

咱們是自掃門前雪，

我小楊的事用不着你操心多吱聲。

老高想我怎麼能袖手旁觀混下去！

一定要砍斷這工作上的絆腳繩。

要不然不但是任務完不了，

就是大伙的基本工資也拿不成。

且不說老高怎樣核計把班裡來改變，

咱再說班長大老馮，

有一天他到隊裡開了一個會，

回來以後愁眉不展臉發紅。

老高一見心納悶兒，

白：「老馮你怎麼啦？」

唱：爲啥噙聲嘆氣不高興！」

白：「別提了伙計，這回吃不了就得兜着走。

唱：剛才開了個算賬的會兒，

叫隊長把我好批評！

他說到處爲了增產節約找竅門兒，

爲什麼你們班裡運動都沒動！

他還說我領導的有毛病，

這個月的增產任務都完不成！」

白：「你看，頭三天我就跟你說過了，你總是不

在乎嘛！」

唱：硬說甚麼只怨大伙不怨你，

把我的建議都當作耳旁風。」

白：「行啦，老高你別說啦，今天下班以後，開

個小會兒大伙研究研究，到時候你多想點辦

法。」

「好吧！」

唱：天黑以後八點鐘，

在道上並肩走來人二名。

左邊走的是小趙，

右邊是小楊緊走不消停！

他倆一邊走着一邊講，

比比劃劃的兒。

小楊說：「今天晚上這個會開的真窩火，

我越聽越有點不愛聽，

甚麼找竅門呀挖潛力，

就好像竅門到處都是有是現成！

馮班長只知道瞎嚷嚷，

白：他也不想想！

唱：瓦匠這行有甚麼竅門能發明。」

小趙說：「還有才來的那個高萬成，

他也跟着亂嚷嚷！

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

自己哪樣把人驚。

他說他學過二年半，

叫我說純粹把人瞞。

要是沒有那兩片嘴，

白：跟我一樣，

唱：水梢沒標是飯桶。」

白：「噯呀！你一提起他來我這個氣就不打一處

來，他來了這些日子可倒好啊！

唱：今天幫助這個明天幫助那個，嘴皮子老是不

歇工。

沒有技術全靠講，

這種人我看見就隔應，

哪天我跟他叫叫勁兒，

問問他能說不能幹是那「工？」

白：「小楊，他要是也給你上政治課呢？」

「他給我上？」

唱：當面兒我就給他起外號，

管他叫能說會道的「白話蟲」。

白：小趙，他在會上說，他還要找竅門哪！」

唱：「你別聽他瞎「扎乎」，

他也就是說說逞逞能。

他要能找出竅門來，

我小趙跟他一個姓。」

他倆越說越走的遠，

土地裡又走出老高和老馮。

老馮好像跟誰生了氣，

翹着「門」的直「卜楞」！

白：「老高你說，

咱哥們兒幹活都豁上命，

多嚙咱也不耽擱，

哪知道好心落了個驢肝肺，

這幾天下邊惹氣上邊受批評。」

白：「噯，你這話說的可不對，

咱：你爲甚麼惹的氣？」

白：「爲……爲了工作唄！」

「是呀，你受批評又爲的啥？」

「這……也是爲了工作呀！」

唱：「對呀，爲工作別說惹氣受批評，

就是犧牲流血也不應該耽擱。

有困難想盡辦法去解決，

別忘了咱是新中國的主人翁。」

白：「那麼你說怎麼辦？」

唱：「我還是會上那句話，

找竅門、總潛力大膽創造去發明。

處處給大伙作榜樣，

樣樣把王友來帶動，

只要咱們決心大，

事情不會不成功。」

「好！一言爲定就這麼辦，

我不堅持到底不姓馮。

你幫我來我幫你，

把心擰成一條繩。」

白：「明兒見吧！」

「明兒個見。」

唱：倆人分手奔西東，

咱再說說高萬成。

老高回家吃完了飯，

坐着躺着不安寧，

一面抽煙一面心裡核計事兒，

瞪着兩個大眼不放聲。

順手拿起一張「東北日報」，

從頭到尾看分明。

嚇，怎麼這麼巧，

登着一個創造英雄楊德重。

楊德重創造抹灰的新工具，
對增產節約起作用。

老高一見心歡喜，

不妨明天告訴班裡也用用。

第二天他告訴了馮班長，

他倆馬上試驗不停。

抹子的效率空前大，

就是兩邊掉灰是毛病。

老高晚上回家一研究，

他要把這個抹子來變動，

又一想這是模範創造的新工具，

咱隨便亂改哪能行！

再一想只要對國家有好處，

改一改又有啥不行！

白：試試再說。

唱：他立刻找了一些廢報紙，
蒙起來他創造的樣子不世稀。

整整地畫了一晚上，

東方發亮停了工。

白天照常把班上，

夜晚照樣到天明。

就這樣七天頭上都畫好，

可還有個問題掛心中。

沒有木匠少板子，

要想做上實難成，

有心和上級去請求，

不行，如果做成了不中用，

浪費了國家財產俺心疼！

有心告訴老馮想辦法，

也不行，試驗不成老馮著急我臉紅。

有一天他下班遇見了個同鄉木匠，

嘮起來才知道，住家也只隔兩胡同。

老高說有點活計求你幫幫忙，

木匠沒等他說完滿答應。

他一面回家一面想，

得弄塊現成的板子好動工。

老高到家裡還想主意，

忽聽得外屋裡他的愛人吱了聲。

白：「小明他爹，娘睡覺了，你抱抱孩子，我切菜去。」

「好吧！明明，來爸爸抱抱。」

唱：老高接過小明懷中抱，

屋裡屋外他把孩子哄！

心裡還是核計木頭的事，

滿屋裡到處用眼盯。

他一眼看到牆角那塊松木板，

不由得心裡一嘆呀，

上上下下打量一遍，

巧啦，用它做工具正相應。

他剛想拿走去使用，

又一想他老婆一定不答應。

頭幾天她早已核計好，

用板子給小明把車釘，

要釘個小車推孩子，

省得抱的膀子疼。

雖然說釘車也是正用，

可比較起來總是小事情。

他有心跟老婆講講道理，

又一想哪有時間瞎搭工。

老高他眼珠一轉有了辦法，

連把小明他媽叫幾聲。

白：「小明他媽，咱今天晚上吃甚麼飯？」

「地豆、雲豆、大米稀飯就饅頭。」

「又是饅頭，換一換吧！」

「你想吃啥？」

「你去稱一斤煎餅去！」

「切完了菜去。」

你抱著小明去吧，我切。」

「嚇，這一陣你怎麼高興啦！

來，小明跟媽上街去，走！

唱：老高一見他愛人中了計，

心裡比開花都高興。

伸手拿過來松木板，

大步流星就往外行。

馬上找着了孫木匠，

催他急忙快動工。

老高一旁緊指揮，

瞪眼看着不放鬆。

四個鐘頭之後都做妥，

老高一旁開下聲。

白：「老孫先生在你這擱一宿，明天早晨我來

拿。」

「行，行！」

唱：這老高歡歡喜喜回了家，

天色已晚上了燈。

兩口子燈下閑說話，

東拉西扯笑盈盈。

他老婆提到訂車的事，

說明天就請木匠給做成，

星期日咱們去逛市場，

你好替我推着小明。

老高聞聽心暗笑，

臉上却裝作不知情。

他老婆到外屋把板子找，

嘆！這塊板子怎麼失了踪？

她外屋看罷又往裡屋找，

那老高嘆喲一笑吱了聲。

白：「小明他媽，別瞎找了。」

「怎麼？」

唱：那塊板子已經變了工具，

這是一件大事情。

弄的他老婆莫名其妙，

設你又使的甚麼機關。

老高他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比比劃劃放高聲。

他老婆聽完故意一沉臉：

「你的態度得受批評，

爲甚麼不跟我明講，

偷偷摸摸不光明！

莫非說嫌我見識短？

嫌我的思想沒打通？」

老高說：「爲發明工具我心急似箭，

我怕費話瞎搭工。

白：好啦，好啦！

唱：小明的推車咱另買，

賠你個藤車中不中？」

他老婆驚不住嘆哧一笑：

「算了，別你的我的分個清，

天已不早睡覺吧，

但願你的工具能成功。」

第二天老高帶著新工具，

到班裡見着大老馮。

白：「伙計你看，我做了一個新式的抹子。」

「好使嗎？」

「試試吧！」

唱：兩個人百分之百心高興，

都盼着抹子能成功。

全班的工友都來看，

都要看看老高的新發明。

有幾個徒工打頭砲，

倒上了白灰就使用。

連抹子帶灰是有五十斤，

工友們熱愛創造也不怕重。

結果一試出了差，

漏灰不多抹的不平。

白：「高同志不好使呀！不下灰還不說，還都

「花達」啦！」

唱：高萬成一見不好使，

就好像船在江心一脚登了空。

他又翻來覆去修理六、七遍，

枉費心機白搭工。

老高急的直出汗，

老馮蹣脚打嘆聲。

有幾個工友也着了急，

一門的用手直擺弄。

擺弄擺弄不要緊，

咔嚓一聲中間上墮了一個大窟窿。

大伙一見都發了楞，

老高老馮好心疼。

這時候有人說了話，

這本是小楊小趙開了聲。

小趙說：「這是誰這麼不長眼，

把人家高同志的偉大創造弄了個大窟窿。」

小楊說：「還是人家高同志，

研究個東西真高明，

又像簸箕又像斗，

又像小孩玩的那個小板凳，

這真是一物能三用，

就是抹灰瞪眼沒轍白搭工。」

小楊小趙剛說完，

孫師傅一旁也吱了聲。

白：「高同志我不是打你高興，

唱：我今年五十都掛零，

沒聽過母雞能打鳴，

別說你學徒二年半，

你就是學個十年八載這個玩藝你也做不成。

再者說你這也破壞了老規矩，

爲使這個東西誰還能重拜師傅另學工。

快劈巴劈巴燒火吧，

開着沒事幹點什麼還不行！」

這幾句話說的不要緊，

臊的老高臉通紅。

馮班長一聽警不住火，

在一旁冷不丁地「噠」一聲：

「小楊小趙孫師傅，

你們連個四六都不懂，

拿着工作開玩笑，

趕快檢討說給我聽聽。」

孫師傅乾一巴嘴，小煙袋兒，

小趙小楊低頭也不吱聲。

這一次失敗之後不要緊，

老高的思想裡邊起鬨爭，

許多的想法腦中轉，

頭昏腦漲不安靜。

白：最後一想自己是個榮譽軍人，

又是身經百戰的鋼鐵戰士，

怎麼能向困難低頭呢！

唱：在前線和敵人拚命不怕死，

刀山火海也一樣的懣，
爲人民我不怕流汗流血，
爲祖國我不怕負傷和犧牲。

這時候領導上也知道了，
特別支持他來創造發明。

白：「高同志你好好研究研究吧！」

唱：你要發揮革命軍人的勇氣與智慧，
用什麼木料都現成。

畫出圖樣可以交到木工去做，
不然你另在外邊找木工去做也行。

工錢料錢不用儲在心裡，

這樣的花銷出賬報銷是現成。」

白：「好，我一定把它研究成功。」

唱：只要是我老高能喘氣兒，

堅決和困難作鬭爭。」

轉眼過去二十天，

老高失敗了八次沒成功。

有一天陰天下大雨，

全班工友都歇工。

老高悶在家中坐，
繼續研究他的發明，

他左一找來右一找，

嘿，發現了抹子的舌頭太長是毛病。

高萬成說不出的心高興，

頂着大雨就要往外行。

他娘伸手把他拉住開言道：

「我看這幾天你是發了瘋，

下這麼大雨你往哪裡去？

雨冷着了生病娘我心疼！」

「娘！這回我找到毛病了，

改造一下準能成功。」

他愛人送過來一把雨傘，

老太太這才把手鬆。

不大會兒老高二次又回到家，

進門他先喊一聲。

白：「娘！你們看，就是這個玩藝兒！」

「嚨！好像個大簍箕似的！」

「這回先把咱這個屋場一場試試怎樣？」

「行。」

唱：老高一聽不消停，

在地下挖了一個黃土坑。

李淑明放下孩子也動了手，

忙把黃泥來合成。

老太太她也不閒着，

幫着打水幹的兒。

三人開始來試驗，

「嚴實合縫」沒毛病。

不但好使還出活，

抹六米大地方才用一點鐘。

老高仔細一檢查，

就是多少不大平。

另外再安上兩個把，

抹子的份量還能輕。

若有鐵皮包上一層更能好，

一定能又結實又平正。

二次他又拉到街上，

把這一切都做成。

第二天拿着上工又試驗，

全班的工友拍巴掌。

老馮拉着老高的手，

大家也圍了一個裡外不透風。

這個說：老高真行我贊成。

那個說：過去一天的活計這回只用一點鐘。

這個說：外行內行都能用。

那個說：往後當瓦匠再不用找個師傅苦練

工。

老高冷不丁地往牆角那邊看一眼，

只見得孫師傅、小楊和小趙脖子粗臉又紅，

乾「巴噠」嘴來不吱聲。

白：「孫師傅，小楊，小趙！」

「噯呀！你別叫我們，我們實在再沒有臉見

你啦！」

「這是甚麼話？」

唱：老高急忙走過去，

拉住了他們開了聲：

「過去咱們團結的很不够，

今後咱們互相幫助別放鬆，
增產建設咱猛幹，
爭取給祖國立大功。」
孫師傅、小趙、小楊被感動，
眼淚汪汪代笑答。
工友們使用了新工具，
全隊裡都知道了老高的名。

到後來他又創出平面白灰抹子平靠尺，
還有個減少人力的窗口木型。
不但是高萬成被評為創造模範，
全班也得了一個滿堂紅。
這才是誰給國家創造財富立大功，
誰就是名符其實的大英雄！

完

保證質量（數來寶）

甲：下了班，回家去，路上遇見張老七。

他撇着嘴，長嘆氣，低下腦袋眼看地，一步

五寸五，兩步一尺一，看樣子好像鬧情緒。

走上前叫老七，你又跟誰生了氣？

乙：趙老三，你且聽：有件事情沒弄通。

一件活計沒合格，大家對我來批評。

說我「浪費料」，說我「白搭工」，說我

「違犯了技術操作規程」，說我：「思想有

毛病」。

我的根底你清楚，你說我「思想有啥毛病」？

我七歲放大豬，十四作徒工，挨打受罵數不

清。

多虧共產黨，救我出火坑。

國家計劃我擁護，增產計劃我執行。

甲：張老七，你別急，是你自己竄了皮。

問你廢品怎作的，不是對你有懷疑。

乙：這件事，不出奇，廢品從來就有的。

我也不想做廢品，爲什麼對我亂「攻擊」？

甲：叫師弟，快想開，大家批評理應該。

出了廢品要檢討，找出毛病咱就改。

再幹活，別失敗，保證質量百分之百。

乙：這樣要求太嚴格，我算不敢保證做，「老庚

還有打盹時」，咱可沒有這份把握。

甲：好好幹，就能行，怕的是你馬虎和胡弄。心

裏不在意，精神不集中，工具到處抓，材料

不相應，準備工作沒作好，東闖西碰亂騰

騰，廢品自然就產生。

這種原因很顯明，就是技術操作規程沒執

行。

乙：操作規程是「扯蛋」，照它幹活添麻煩，手藝要了好幾年，自己也有點小經驗。

不是老張說大話，閉着眼睛也能幹。

甲：張老七，聽我說，別怨我爽直說話苛，你的思想有毛病，說出話來就出錯。

技術不高還自滿，以爲自己差不多，別人的經驗你不學，還按著老法子幹工作。

乙：又要快，又要精，還要一點也不能胡弄？

甲：說這話，不中聽，忘了你是主人翁，誰的料，誰的工，到底你把誰胡弄？

乙：不胡弄，怎能行，生產任務完不成。

甲：工作講胡弄，質量難保證，作出的成品把人傾。

作出的鑿鑽不好使，農民用啥去深耕！

新式農具作用小，生產農業怎麼上昇！

作壞農具責任大，妨礙了農民好收成。

生產的成品質量差，這事的錯誤可真太大。

乙：胡弄不能行，重新再加工，改個小活件，料也不白扔。

甲：廢品重改造，搭工又廢料，機器減壽命，產品成本高。

賤賣不夠本，貴賣没人要，產品一積壓，資金凍結了！

少修多少新樓房，少添多少新學校，少開多少新礦山，少鋪多少新鐵道！

咱們工業建設的慢，社會主義就晚來到。

乙：這些話，太誇大，一點小事連天下，幾件廢品算個啥？

甲：事情小，不簡單，請你把它聯起來看：原料銅，得用鐵煉。

鐵礦石，在礦山。

開採的工序多少遍！

要煉鐵，得用焦炭，沒有煤，不能辦。

煤在那？

地裏邊，挖煤的同志流熱汗。

要運輸，得火車幹，裝卸的同志多少萬。

鋪鐵軌，設車站，鐵軌枕木沒法算。

用木料，得進山，砍伐製料和運輸。

各種機器轉，都得需要電，發電的事情一大片。

就是你損失一根釘，它的來龍去脈說不完。

乙：這些事，不虛傳，各樣的工程緊相聯，可是一件也不值多少錢。

甲：要精打，要細算，積少成多堆成山。

你一件，他一件，一個成品分散完，人工打幾千，材料打幾萬，作壞了東西連根爛。

這個車間沒幹完，那個車間沒活幹，停工待料一大串，合起來，沒法算。

乙：算細賬，我幹過，可從來沒算出這麼多。

大家的批評很正確，我的思想出了錯。

自高自大害了我，保守主義要不得，數量質量都不高，害的我經常出廢活。

真理面前我認錯，以後一定認真幹工作。

甲：嘴裏說，那不算，作出真的看一看。

乙：不用急，明天見，保證照着規程幹。

甲：一兩天，那不算，天長日久是考驗，一個人，也不算，帶起群眾是好漢。

乙：不光自己埋頭幹，整個車間來宣傳。

操作規程是紀律，誰也不許來違犯。

保證認真來貫徹，爭取咱們車間當模範。

甲：模範車間容易爭，這事可得靠群眾。

講道理，帶廢動，先把思想都疏通。

大家竅門都集中，操作規程重修訂。

講的滑，說的明，大家通過都讚成，自覺來

遵守，認真來執行，它跟廠規廠法一般同。

乙：趙老三，你放心，愛國公約添一條，大家一

致來保證。

個人小組和車間，全體同志一齊動，產量

高，質量精，個人小組都立功，模範車間多

光榮。

乙：學政治，學技術。

加緊幹，別耽誤，爭取超額完成任務，多給

國家造財富，多給人民造幸福，給過渡社會

主義社會造條件，給共產主義社會鋪道路。

（轉自「吉林文藝宣傳材料」略加修改）